

小说 高



年岁交替，多少的情可以换？
当一切毁为尘埃，你的爱，是否依然停留在那一瞬？
傅含紫◎著

帝女花

Dinuhua



帝女花

傅含紫◎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女花/傅含紫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 10
(宫小说系列·第1辑)

ISBN 978-7-5453-0281-3

I. 帝… II. 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63762号

帝女花

傅含紫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帅 云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8.625 字数: 490千字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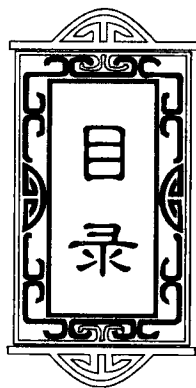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2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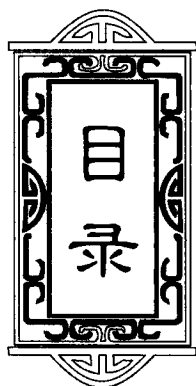
定 价: 72.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01/	引 子	
003/	第一章	玉甄公主
011/	第二章	玉碎瓦全
020/	第三章	阴谋
026/	第四章	脱险
032/	第五章	蓦然回首
036/	第六章	缘起
040/	第七章	邂逅
045/	第八章	暗涌
051/	第九章	为君一舞
058/	第十章	帝都乱
066/	第十一章	身世秘
074/	第十二章	奴隶
079/	第十三章	凤轩
084/	第十四章	乘风
092/	第十五章	心机
100/	第十六章	无情箭
106/	第十七章	失羽
112/	第十八章	姐弟
119/	第十九章	凤殇
125/	第二十章	帝女花



128/	第二十一章	鸿爪雪泥
132/	第二十二章	迷离夜
137/	第二十三章	人事尽非
141/	第二十四章	故友
146/	第二十五章	如徊梦里
151/	第二十六章	元宵
156/	第二十七章	畸恋
162/	第二十八章	漩流
169/	第二十九章	冷月
174/	第三十章	月下情
181/	第三十一章	杀机暗涌
192/	第三十二章	旧梦难寻
199/	第三十三章	爱恨交缠
206/	第三十四章	中秋
215/	第三十五章	覆变
222/	第三十六章	雷雨
235/	第三十七章	火海
245/	第三十八章	伤心一箭
250/	第三十九章	两两相忘
256/	第四十章	只道当时是寻常

引子

传说，菊花谷真的就曾住过一位帝女。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民间有一说法，她乃慕士塔格雪峰之后、风神的后裔；也有人说，她是当年玉螭国的景光皇帝与妖邪所生，因此被禁锢在菊花谷，乃因菊花最是清雅，可涤荡妖氛。

辘轳的车轮声碾过襄樊城西的官道，被四匹长毛青骢马驮运的马车上，四只泥金楠木箱挨挨挤挤靠在车内。尽管马车行得甚快，又一路颠簸，然而那箱里却不知装着什么，竟听不出分毫响动，而驮运马车的四匹马儿蹄声噤噤，速度毫不见缓，让人疑心那车上的几个箱子是空的。

时至初秋，百花枯谢，道旁两侧黄叶飘飘，偶尔掀起一阵秋风，将萧萧枯叶吹落到公主发间，策马奔在前方的白衣男子眼神一时荒茫。坐在车前驱马的车夫看着马上的白衣男子控缰的手陡然缓下，不由叫了声：“公子？”

这轻轻一声，已将他的神智从恍惚的思绪中收回，白衣男子蓦然回首，望着他笑了笑。那眉目间的笑容清朗澄澈，又带着丝丝暖意，仿佛能融化冬日里的冰雪，然而，他看着自己时，笑的那个眼神——不知是不是错觉，竟让那赶车的马夫觉得，仿佛他的目光是穿透了自己，望着自己身后的方向……

这襄樊西郊的道路迂回曲折，他的身后，那林木掩映后、隐隐可见的极远处，却是菊花谷。那里庭庭院落都栽种着菊花，在这百花衰枯的季节里，却唯独这菊花开得清艳。

有花中之冠，名曰“帝女”。开在百花初谢的季节，婷婷独立，芳馨怡人。

传说，菊花谷真的就曾住过一位帝女。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民间有一说法，她乃慕士塔格雪峰之后、风神的后裔；也有人说，她是当年玉螭国的景光



皇帝与妖邪所生，因此被禁锢在菊花谷，乃因菊花最是清雅，可涤荡妖氛。

种种假说，空无凭证。但史书上唯一的记载是：这位未曾授封的公主，在八年前那场压覆帝都的战火中，亲手奉上景光帝的头颅，投降了她国家的敌人——大凰国泰和帝凤轩。这位自幼因缺乏关怀而性子凉薄的公主，杀了自己的生父后，也遭到报应，不出三年，便跟凤轩的所有妃嫔一起，葬身在失火的皇宫里。弑父之女，该获此报，即便公主，也不应幸免……

高高在上的帝王家的丑闻，是百姓人家茶余饭后的最佳谈资。

因此关于这位自幼便活在传奇中的帝女的传闻，一直在民间沸传不止。

如今，他们要见的人，便是当朝权倾天下的摄政侯秦翦。而他的深宅府邸中，居住着那位在玉螭国唯一能与他权势相抗的、当朝最后一位公主，亦是玉螭国现今皇上唯一的嫡亲姐姐——玉甄公主。

当奔行的马车转入最后一个岔道之时，身后的车夫清楚看到少爷口齿微翕，清冽的眸中犹凝了一层水雾。

第一章 玉甄公主

后来在那菊花谷里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大家只是知道，三年之后，太子邱世衡在玉螭国的皇宫中病发猝死，民间流传说邱世衡是被景光帝施毒毒死，布成重病而死之状，送回银夔国。

三百年前，嘉平王朝的姬天子被七位诸侯王废黜之后，天下便再无宁日。

那是数千年来最乱的时代，七国之间争霸称雄，争战不休。战乱延续了两百多年后，小国相继被吞并，或分割，最后中原只剩下东南的玉螭国，西南的墨虬国，东北的大凰国，与西北的银夔国，四分天下，君主相继称帝。

七年前，大凰国泰和帝凤轩不顾朝臣劝阻，向玉螭国发兵进攻，因玉螭国边城守将早有叛国之心，毫无抵御，数月之间，玉螭国便连失北方三十二城，敌方军马直逼入帝都襄樊。

当年玉螭国恰值内忧外患之际，帝都很快便失守。嘉泰朝祈和廿年秋，帝都襄樊攻陷之日，景光帝散落民间的那位无名公主，取帝之头颅，向凤轩称降。而玉螭国太子玉璆与二皇子玉璋死于宫变之中，四皇子玉瑾流落民间，不知所踪。大皇子玉璜向大凰国割地千里，按岁纳贡。翌年初，在健康定都，改年号“太平”。

三年之后，凤轩薨于寝宫，玉螭国已被授封为定国将军的秦骞，这时派谋士公孙睿游说银夔国君主，联兵征伐大凰国。

而在彼时，因凤轩连年向诸国挑起战乱，大凰国百姓早已苦不堪言，恰正旱季，国中缺粮断水，几乎全无抵御之力，又因宫闱之乱，半年内，帝都燕京被破，建国三百年的大凰国终于宣告亡国。



与大凰国开战的一年中，秦翦与其弟秦翥趁机控制了玉螭国的兵权。大凰国灭国之后不过一月，秦翦便取出先帝当年临终所立的遗诏，迫玉璜让位，并以“乱臣贼子”之罪将相国李牧，及当年那场宫变之中、朝中大半官员关押入狱，宣布立先帝散落民间的四皇子玉瑾为帝，即是当今玉螭国这位年仅十一岁的皇上。

因小皇帝年幼，故玉螭国的朝政由摄政侯秦翦把持。两年前夺回帝都襄樊后，秦翦即迎娶先帝散落在民间的公主——那位据说从天山学艺归来，有着国中箭神之称，被喻为火神祝融弟子的玉甄公主，利用其神鬼莫测的箭术，广纳门人，以震慑因瓜分了大凰国大片土地，而声势渐威、野心日日膨胀、不断滋扰玉螭国边境的银夔国。

这位玉甄公主乃是玩弄权术的善手，广纳的门人中不乏成为她心腹者。而她离间群臣，助秦翦将朝中异己一一铲除的同时，更大大地笼结了自己的势力，免除摄政侯因皇帝年幼、而图谋夺势的危机。

两年来，玉甄公主与摄政侯几乎把持了整个朝政，相互利用、排除异己，然而又隐隐成竞抗之势，为年少的皇帝维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之局。

玉螭国嘉泰朝永和年间，一辆装载了四只泥金楠木大箱的马车驶入帝都，马上的白衣公子递过通关文牒，看守帝都的士兵阅毕，遂放行。

自从踏入襄樊，公子的脸色就变得很奇怪，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目光分明在看着他，然而眼神却似乎总穿透了他身体，不知看向何处。

真奇怪。马夫搔了搔自己的后脑勺，忽然想起：公子当年在银夔国时，曾陪太子来此处做了三年的人质，那么，他是想起了什么陈年旧事吗？

如今皇上病危，墨虬国由太子执政，近三月来，墨虬国边境屡被银夔国侵扰，太子思虑良久后，终于决定派了原本在西南边境驻防戍守的公子赶来玉螭国的帝都襄樊，望能以这箱中之物，令摄政侯秦翦相信墨虬国的诚意，说服摄政侯施兵援助——倘墨虬国为银夔国吞并，那么，玉螭国也必会朝不保夕。无论为了削弱日渐狂妄的银夔国的气焰，还是维持如今三国鼎立的平衡，在局势上，摄政侯派兵援助，对维护玉螭国都是大大有益，更能促进二国邦交。

思绪纷飞间，却听公子的马蹄声陡然缓下，于是他也停下马车，抬眸只见



朱漆门上那“定国侯府”四个金漆大字。

马车刚刚止步，公子即已翻身降马，步至门前，奉身递过拜帖，那守在门口的家丁看过，便转身入内通禀。

须臾间，便见一个低眉顺目的男人哈腰而出，见到公子，相互礼毕，便奉入内堂。那车夫却留在门口守着马车。

因连月来奔波未歇，待那管家上好新茶，他更觉口唇干哑，接过茶盏便一口饮尽。

入座不过片刻，已见卷帘微启，却是定国侯秦翦踱步走出，他匆忙搁下手中茶盏，狼狈起身，施礼道：“墨虬国柳怀，见过定国侯爷。”

天下皆知，墨虬国当今皇上久缠于病榻，国政由太子萧朔代执，历今七载矣，柳怀乃最得太子信用的重臣，秦翦却只淡淡扫了他一眼，似乎根本未将他看入眼，口中悠然问：“是姬将军引荐你的？”

他说的是姬彦，如今戎守玉螭国与墨虬国边境的大将军姬彦，亦是当朝玉甄公主的心腹重臣。

柳怀来此前便早已获悉此事，更闻听摄政侯与玉甄公主夫妻之间的不睦传闻，当下只得谨言答道：“确是姬将军定要为子忻引荐的。”

秦翦不知有否听清他的话，目光恍惚是在望住他，也恍惚并未将他的话放在心上，随口问：“唯你一人？”

柳怀又是躬身一礼，肃然道：“今敝国战事危急，就只子忻一人便衣前来，若有礼仪未周之处，望请定国侯爷见谅。”见秦翦不语，忙又道：“为表敝国诚意，太子命子忻备来薄礼，望请定国侯爷勿嫌弃礼轻。”

秦翦唇角微微上翘，语气飘忽：“开来看看。”

秦翦柔和的声音并不好听，听在耳中阴森森，犹觉刺耳。

不过片刻间，那四只泥金楠木箱已抬入内堂，柳怀亲自蹲身开锁，箱盖打开，四只箱内，齐一色都是墨绿色成株的药草，香气馥郁，甚至覆过了堂中燃熏的檀香。

“太子早闻贵国皇上身患喘疾，特命子忻自北方极寒处掘来此种琼草，每一株都价值千金。子忻虽不敢妄言可愈治太子喘疾，但求能舒解病发之痛，已



感欣慰。”

秦翦似乎漫不经心，轻轻拈起一根草枝把玩在手，柳怀看着一枚枚针尖般狭长的草叶自他纤长的指间随意拈碎，药汁从他指缝中溢出，蹙眉抿紧下唇，脸却已涨得通红：没想到自己拼死取得的琼草，竟被定国侯如此糟蹋……

便在这时，一阵轻逸的足声步近堂内，柳怀不由抬目望去，隐约瞥见珠帘后一道娉婷而立的身影，心料这便是玉螭国的长公主玉甄，不由垂下头去，不敢有不敬之举。思虑间，珠帘已被侍女高高挑起，柳怀低垂的目光已可看见那藏于宽广夹缬笼裙之下的脚步。

环佩声动，一阵幽风遥遥掠近，柳怀不知为何心生异样，不由闭了眼目，而那人的声音仿佛隔了千里的光阴传来：“是姬将军引荐你的？”

她……

暗藏袖中的指节被柳怀掐得生白，她清润的声音如同一阵冷风袭过，柳怀顿觉四肢体骸都仿佛随她这番话语，一分分冰冷下去。

下唇在微微颤抖，他抿紧了唇，镇定答道：“是。”如今摄政侯根本没有要借兵的意思，他不得不硬下脸皮，求这位在玉螭国把持了半边朝政的玉甄公主：“这些琼草，是子忻……”

“搁下吧。”玉甄公主不冷不热地打断他的话，忽然婉声道，“抬起头，让妾身看看你。”

一位嫁入侯府两年的公主，断无与男子正颜相见的道理。听她唇中淡淡吐出这句话，语态平静，而柳怀竟也仿佛着了魔一般，听闻此言，便蓦地抬起头，刹那间，直感觉自己呼吸不能，耳鸣嗡嗡——

当年那个身着素服的小女孩，奔走在那片菊花簇拥的幽深庭院中，如身后菊花般娇憨甜美的笑靥、还有那清脆如铃的声音，仿佛隔着那些飞逝的光阴，传入耳畔：子忻哥哥……

“怎么？莫非你认得甄儿？”往昔的回忆纷至沓来，让柳怀一时忘记了思考，这时却听定国侯和声问了一句，话音中却似并无他意，纯粹好奇。

他抽不开目光，只得避开脸，低下头：“不，我认错人了。”

一时的惊愕冲击，他竟忘记了礼仪，随口自称“我”。

秦翦仿佛并未在意，看着玉甄公主，脸上表情似笑非笑：“甄儿，没想到这世间竟有人能生得同你这般相似呢。”



玉甄淡淡一笑，对秦翦的话恍若未闻，似乎真不认得面前此人一般，曼然步至柳怀身前。柳怀心中一冷，脚步不由便又向后退了去，玉甄的话音听在耳内，似乎漫不经心：“既然只是认错了人，见我就不必心虚——人谁无错，不必太上心，这里没有人会怪你。”

她的话说得如同闲话家常，然而语中之意听在柳怀耳中却是另有他意，不由站住了脚步，敛下心神抬起双眸，镇定问：“敢问，公主的意思是……？”

“这些琼草搁下，柳将军可以离开了。”玉甄转过身去，曼声吩咐身后的内臣，“将柳怀将军带来的琼草抬入宫里，若真能治得好皇上的身子，我们便也还礼，帮墨虬国度过这一次难关，又何妨？”

她的语气甚是柔媚，然而这话说得却毫不婉转，柳怀听在耳内，只觉心中甚是郁涩，只能默然开口请辞。

“送柳将军去驿馆，他若有何要求，你们都给我满足了。”玉甄不再看他，只淡淡吩咐另一侧的守卫。

柳怀一路默默跟着簇拥的人群往驿馆走去，隐约间听他们正说了些什么，然而却只是茫然点头，不知所措。

来到玉螭国的帝都襄樊，不觉已过去了七日。窗外的秋雨从来到驿馆便开始下，也已延绵了七日。

那药是他早年翻越天山、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从极北极寒的“雪狱”觅得，西域人唤为“葇仙草”，在中原却另有名字，叫“琼草”。听闻从宫里传来消息，说皇上自服下那药草之后，缠绵多年的哮喘真有了起色，近来亦见气色好了许多，晚间也不必玉甄公主抱在榻上靠着方能入寝了。

玉螭国的小皇上生来身子就弱，又有喘疾缠身，帝都天燥，每年只有宫里瑶池中那一塘荷花开得盛时，病情才稍见起色，不等秋风吹起，哮喘便又要发作。每岁入秋之后，都要玉甄公主入宫陪着，晚间抱在膝上，方能就寝。

玉甄公主毕竟只是皇上的姐姐，不比皇上的母亲，何况小皇上今年也已年满十一岁，宫中对这一对皇室姊弟的谣言素止不断，流传入民间，就更是夸张。

柳怀对这些毫无兴趣，这些日子他一直只住在驿馆里，并没有出去走动，这些事情却是随他前来的那马夫打探得来，说与他知的。柳怀只是点头，也不知可有往心里去。自打那日出了定国侯府，公子的脸色就又难看了几分。



柳怀公子本是银夔国人，他父亲官拜枢密使，而他年幼时却在银夔国的宫里陪伴太子读书。

十一年前，银夔国太子邱世衡被景光帝作为质子、携来帝都襄樊，柳怀为照顾太子，便也主动请命，随太子前来玉螭国。怎料那太子天性娇纵，柳怀素来性直，一次失言触恼了太子，太子便要撵他走。景光帝见柳怀性子温善，便派人将他送往城郊的菊花谷，陪伴那个他在民间不知名的女儿。

据说那个公主乃景光皇帝年轻时被妖邪所惑而生，天生异禀，不人不兽，有四臂、双翼、额生一眼、身后长尾，宽头大脸，声如洪钟，只说一句话，便可震聩人的耳膜，凡人只稍望一眼，夜间便会噩梦不休，因此景光皇帝将她锁在菊花谷——那里本是玉螭国历代帝王的别苑，但因时值乱世，根本无暇入住，故而将那未授封的公主锁在那里。

后来在那菊花谷里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大家只是知道，三年之后，太子邱世衡在玉螭国的皇宫中病发猝死，民间流传说邱世衡是被景光帝施毒毒死，布成重病而死之状，送回银夔国。

得知爱子死在玉螭国，银夔国的奉暄帝一气之下便卧榻不起，柳怀福大，得景光帝恩赦回国，银夔国满朝官员皆指柳怀早与玉螭国有勾结，方得命回国，而柳怀只道景光帝并非外间传闻那般凶暴，乃是一仁义之君，太子重病之时他也曾入宫探视过太子，确是身患恶疾，求皇帝为了天下苍生设想，莫要向玉螭国挑起战争，危害万民福泽。

奉暄帝晚年被恶疾缠身，朝政日渐昏败，更有僊妃所生的三皇子背地笼结党羽，图谋造反，大凰国缕缕侵扰边境不止，时值多事之季，又逢在玉螭国做了三年质子的爱子在他乡猝死，在听完柳怀这番话后，一怒之下，当即下了此生最后一道懿旨——命人将柳怀的父亲，枢密使柳仲英一家满门抄斩，柳仲英教子不周、教出此等孽子，命施“车裂”之刑！

一道懿旨，便将三世忠良的柳氏满门打入牢狱。押入牢狱的第三日，便传来皇上驾崩的消息，然而懿旨一出，柳氏一家已注定落得满门被诛的结局。

因柳怀一言之失，祸及满族四百余口，父亲更因自己的过失而要承受“车裂”亟刑，当年之事，给十七岁的柳怀烙下的，是永世也无法解赎的罪疚。

在戴上镣铐押入牢狱的当夜，二夫人扑上来，在柳怀肩头狠狠地咬下——当时她那双眼里燃起的怨恨，似是恨不能啖他的肉、饮他的血！



十七岁的他一声未吭，咬牙默默承受，父亲却冷言喝止了二夫人的暴行。他至今依然记得，当时父亲肃目望住自己，平静问：“子忻，你可知错？”

“孩儿无错。”他的语气毫无波澜，眼神执拗。

“既是无错，就不须愧疚。”父亲抬起戴着沉重镣铐的手，温和抚摸他的头，那是记忆中那个严父此生待他最温和的时候。“做人但求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时至今日，父亲当初的话语依然历历在耳。让他后来在一次次身赴险境、在名与利的诱惑中，一直保持心志高洁。

当年柳氏一族那场浩劫之中，柳怀作为柳家唯一一个生还者活了下来。

因太子之死，三皇子方得以即位，他心知柳仲英乃当朝难觅的忠臣良将，然而先皇遗旨难违，柳仲英素来官居清要，从不与朝中官员拉帮结党，凡事秉公办理，不惜开罪了众多同僚，朝中大多官员亦早便对这位枢密使视作眼中钉，得此时机，还不趁机拔除？

太子猝死，先皇还未及另立太子，因此皇上登基，本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若是皇上不顾先帝遗旨，一意孤行，赦免柳氏一门死罪，只怕众臣难服。因此拖延了一年之后，皇上还是依遵先皇遗旨，命知院事谢青书将柳氏一门于城门下斩首示众，柳仲英依先皇遗旨施“车裂”之刑。

然而奉命监斩的谢青书，却是墨虬国太子萧朔派人银夔国的线人，虽与柳仲英立场敌对，却素来深慕柳仲英的胸襟才识，曾发送密函回国，对太子言道：若墨虬国得此人才，必是天待墨虬国之恩泽。

因墨虬国皇上卧病在榻，太子萧朔十四岁便执政，至那年已有三个年头。太子素来爱惜将才，曾希望能拉拢此人，然而未遂，引为生平憾事，却也只得作罢。而今得闻柳氏落得满门尽赤的收场，忙千里飞鸽传书，命谢青书见机行事，至少要为柳仲英延存一线香火。

谢青书深会太子心意，奉命监斩之时，在刑场上做下手脚，找替罪羊偷偷换下柳怀。柳怀逃往墨虬国，太子萧朔以上宾之礼接待，然而柳怀方见太子，便认出他正是当初从玉螭国回国，在墨虬国边境遇见过的少年——

原来当年柳怀回国之际，曾在墨虬国边境遇上一帮劫匪，拦路抢劫一个衣妆华贵的少年。柳怀那日挺剑相助，驱退那帮劫匪，救得那贵族少年。那少年甚是豪爽，为答谢柳怀救命之恩，便请他到一家茶栈入座。二人畅谈天下大事，倾盖如故，引为知己。自报了姓名后，少年见他谈吐斯雅，举止从容，甚为钦



赞，当下命茶栈的小二供上香烛，焚香宣誓，与柳怀结为八拜之交。他年长柳怀一岁，柳怀当下便认了他作义兄。

然而，原来这一切都是个骗局，当日与他称兄道弟的那个少年，连报出的姓名都是假的，原来他便是墨虬国传闻中，那位五岁便能文善武、十二岁帮父皇处理朝事、十四岁执政，素有国中“神童”之称的太子萧朔！

什么路见不平，什么肝胆相照，什么意气相投……原来自二人初见之始，他便一直都在骗他！纵然他有苦衷，纵然他于己有救命之恩，然而柳怀素来性子直烈，无法容忍他曾视作兄弟的人对他的欺瞒，当即便要请辞，任由萧朔如何婉言相劝，亦不为所动。

萧朔知他性子耿烈固执，再劝亦是无用，当下任由他离去。

柳怀不知去了何处，五年后还是回了墨虬国。太子大喜，依旧隆重礼待。

柳怀外出五年，不知遭逢了什么奇遇，剑术大进，朝野竟已无人能及。太子看他使完一套剑法后，大是钦赞。

太子当年为柳怀整顿的府宅，柳怀一步未曾踏足过，五年后再回，太子本待挽留他在帝都锦官多逗留几日，然而柳怀却主动请命，前往边境，为太子平定西南蛮夷的滋扰。

太子其实也正有此意，再挽留了几句，见柳怀执意如此，便也不再多劝，当下授命他为镇国大将军，亲送出城门，为他酌酒行觞，满朝文武官员无不羡慕柳怀得太子如此礼遇。而柳怀却只是拜过，并不多言，便领兵出城。

两年来，他为太子三破蛮夷大军，守卫西南方边境，征战沙场，短短两年已立下大小军功二十余件；半年前，太子的三皇叔康仪侯趁太子病重之际，拥兵叛乱，柳怀又连夜不眠不休、从沙场赶回帝都，为太子平定国乱。太子曾笑言道：“若没有柳子忻，便没有今日的太子萧朔。”

柳怀赧然一笑，却不置一辞。他本非善于言辞之人，无论被激出怒气，或是心情喜悦之时，脸上都是一红。当下太子半开玩笑半带挖苦，赐了他一个新的封号：“玉面将军”。其后，每当同僚或下属这般谈论他时，都令柳怀大是窘迫。

第二章 玉碎瓦全

玉甄公主本来泰定自若，然听到她细碎脚步，心不由却是一跳，而在这时，柳怀却冷冷推开了她压住自己的手臂，挣扎着撑起身子，咬了牙道：“公主，告诉我……告诉我……”一语未尽，却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

秋雨绵延了七日，到这日黄昏，才终于停下。

驿馆外青砖铺砌的大道上，依旧有雨声滴答作响，积留在檐顶的雨水顺着青砖瓦点滴而落，音声清澈悦耳。

柳怀素喜清静，不耐烦那车夫小厮跟着自己盘东问西，趁他今日外出打点、迟迟未归，便让驿馆的守卫留了话，让那车夫不必担心，诸事交待已毕，便独自出了城。

秋日天短，走到城门口时，天色便已全黑了下去。

走在襄樊城西郊的官道上，两旁枯叶凋落的枝桠掩映下，阴影在脚底游移不息，让他一时有种恍惚，不知这游移不定的是自己的脚步，还是周旁的一切……

这段路仿佛很长，他低头看着脚下的阴影，不知不觉间，已隐约闻见幽幽的菊花香气，他忙待转身，然而，那缭绕在四围的香气却似乎不肯散去，争先恐后汹涌而至。

他顿足朝前望去，晚间看不清菊花谷深处那座离宫的形貌，只隐约可见在幽深墙苑之内，那些在秋风中轻轻摇曳的柔韧花枝……

隐约间，当年那个女孩的话又响在耳畔：

你别看它生得柔韧，这上面的刺儿若扎起人来，可是很痛的。



她随手轻拈起一枝，素衣滑落，露出她手腕上那一双银镯，银镯上系着的两只铃铛因她手腕的动作，发出冷冷清音，银色镯子映着她指间轻拈的那支浅黄色花枝，在晚风中轻轻摇曳，而她衣袖下露出的、那玉脂般白皙的肌肤，半掩在这些温淡的颜色之后，如同北方初绽的纯雪……

他掌心一热，轻轻握住了她的手腕。触手温腻软滑，十四岁的女孩微微诧异地抬起脸，清澈的眸底照出他微红的脸，女孩抿口而笑，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紧忙侧开脸去，随手取下她执在手中那枝雏菊，转过脸看着天边火烧一般的红云，不觉间握得紧了。只听女孩一声轻呼，他垂目望去，却见已有殷红的血珠从自己指间蜿蜒滴滴而落。

她慌张捧过他的手，捧在自己掌心里，轻轻在他的伤口处呵着气，看着那些血渍在她如雪的素衣上迅速洇散开，他不觉间轻轻挣开了她的手，俯身拾起那支跌落在花丛间的雏菊，护在袖中，竟不顾掌心又被扎出的血，也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一般，喃喃说了一句：“我不怕痛。”

红云衬得那个女孩秀丽的脸隐隐透出异样的潮红，女孩睁大妙目，有些诧异地看着他，却见他又缓缓说了一句：“我真的不怕。”

“我不会让你痛的。”女孩双眸清澈得宛似一泓秋水，眼皮眨了眨，随即笑了。笑靥灿若云霞。

转过身时，她似乎是看着一旁齐开的菊花，仿佛有沙尘入眼，于是抬起手背轻轻抹去，轻声重复了一句：“我不会让你痛的。”

那一刻，那双清亮的眸中，仿佛除了天边的红云、周旁的花草，还盛放了一些什么别的颜色，可是他却看不真切……看不真切。眼前一切，朦胧得近乎不真实……

目光渐渐蒙眬，仿佛眼中渐被泪水充盈。不知是否是天候渐寒的关系，四肢渐渐冻得僵了，僵到麻木，连冷都感觉不到……周旁的一切，包括潜藏在内心深处、最深的那个秘密，都仿佛在这深凉的秋风中，隔绝去了另一个世界。

忽然感到背后一暖，一阵仿佛熟悉，又仿佛很遥远，遥远到记不起曾在哪里闻过的幽香，从身后转来，然而当他猛地从空茫中抽回神智，回眸望去，手臂却是一颤，刚刚搭在他肩头的风篦滑落在地。轻盈的，不带一丝声响。

然而在这般静谧寒冷的秋夜，他的心却蓦地一震，那胸膛间沸转不息的声音几欲冲溃了他的意识，好半晌，他才开了口，然而耳边传来的那个声音，却